



乱世风云群雄起 多少弱国烟雨

——探访滑国故城遗址

□于春斌

01 故城遗迹今犹在

我们今天看到的滑国故城遗址,除了残破的城垣,在它的北部通向滑城河的半坡上,还尚存一座清代砖石垒砌的城门,门洞上方刻有“古滑城”3个大字,从题款得知是道光十七年(公元1837年)修筑的。

20世纪60年代,文物部门对此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,证实滑国故城是依据地形特点而建造的城池。故城坐落在滑城河与府店北河之间的台地上,南窄北宽,大致呈长靴形,南北长约2.5公里,东西宽0.5公里~1.5公里,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,有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和商周、西汉、唐代文化遗址。2006年5月,滑国故城遗址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滑国故城南依轘辕山,北临洛水,三面环绕深沟土壑,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,是古代小国理想的建都之地。城垣临近台地边缘,因长年受河水冲刷,大部分已经倒塌,只有残存的夯土城垣,散落的陶片碎瓦,时时映入眼帘,仿佛在默默讲述着古国曾经的沧桑,演绎着春秋乱世的风云。

公元前770年,周平王迁都洛邑(今洛

阳),我国历史自此进入了春秋时期。这是一个王权衰落、诸侯争霸的年代,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日渐丧失,虽有“共主”的名义,却在政治上、经济上都有求于各路诸侯。此时的东周王室已衰弱到了极点,统治范围方圆不足600里,只剩下这么一小块地盘。

当时,全国共分为140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,其中最重要的有鲁、齐、晋、秦、楚、宋、卫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燕十二国。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,战争频繁。小诸侯国纷纷被吞并,大诸侯国往往实现了局部地区的统一,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宋襄公、秦穆公相继称霸,史称“春秋五霸”。可以说,各路英雄看谁的拳头硬,或一对一单挑,或多对一群体。周天子只是看看热闹,几乎说不上话,插不上手。

据史书记载,春秋294年间,诸侯的朝聘(诸侯亲自或派使臣按期朝见天子)和会盟(诸侯亲自或派使臣按期朝见天子)和会盟450多次,大小战事480多次,52个诸侯国被灭,36名国君被杀,而晋、郑、卫3个强国之间的小小滑国,其结局可想而知,最终难逃亡国的厄运。

02 群雄争霸浮与沉

讲到这里,我们先了解一下滑国的概况。据《吕氏春秋》《史记》等历史典籍记载,周成王年间,周公旦指挥军队,用3年时间征伐泰山以东、济水以南直至淮河流域的几十个东夷部落,其中就包括定居在滑水一带的滑国。灭掉滑国之后,周成王将周公旦的第八子封于滑国故地,并定都于滑亭(今河南商丘睢县西北),是为滑国。

《春秋左传注》记载:庄公三年(公元前691年),“冬,公次于滑,将会郑伯,谋伐也”。注为:“滑,姬姓,国于费,故名费滑,见成十三年、襄十八年传,故城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之缙氏镇。”《辞海》介绍,滑,“古国名。姬姓。建国于费,亦称费滑,今河南偃师南缙氏,即其地”。《左传》记载了庄公十六年(公元前678年)滑国参加的一次会盟,与会9个诸侯,滑国排到了第8位,已沦为三等国家。后来,滑国连参加诸侯会盟的资格都没有了,只能作为大国的附庸,挣扎在强者争斗的夹缝中。

滑国原属周,后属郑,又依附于卫,再属于郑。《左传》记载,僖公二十四年(公元前636年),“郑之入滑也,滑人听命。师还,又即卫。郑公子士、洩谷弼、弥牟、游孙伯如郑请滑”。这段文字明确表述了滑国当时国小民弱,难以自持的境地。

滑国在春秋时期的腥风血雨中,是一个凄凉而悲催的存在。小国寡民,如果没有大国关照,迟早会被强国吞并。公元前627年,灭掉滑国的既不是卫,也不是郑,而是千里之外的秦国,到后来滑国又成了晋国的边邑滑城。

小国家,大故事。历史上蹇叔哭师、弦

高犒秦师和崤地败秦3个与滑国有关的著名故事,至今仍让人扼腕叹息,唏嘘不已。

话说周襄王二十四年(公元前628年),雄心勃勃的秦穆公想越过晋国国境,去偷袭郑国。他先向老臣蹇叔征询意见,蹇叔劝秦穆公不要出动无名之师,另一位老臣百里奚也不同意攻打郑国。而秦穆公不听劝阻,执意发兵,于是就派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、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率军东征。秦军出发的那天,蹇叔赶到东门,哭着说道:“我现在看着你们出去,却看不到你们回来了啊……”虽说蹇叔百般劝阻,却还是没能挡住秦军东征的步伐。

公元前627年,秦军经过晋国南境,到了滑国,恰遇郑国商人弦高正带着12头牛到周地去卖。在路上遇见秦军,弦高知道来者不善,他一边派人赶回郑国报信,一边假托郑君之命,把12头牛当作礼物犒赏秦军,暗示秦军,郑国已提前知道了秦军来袭。秦国的3位将军误以为郑国真的早有防备,感觉偷袭不成,只好下令撤军。秦军又不甘心空手而归,就在班师回去的时候,顺手灭了无辜的滑国。

后来,秦军在回国途中于崤(今洛宁)这个地方,被晋国与姜戎联军伏击,全军覆没,秦军的3位将领都做了俘虏。秦国为灭滑国的任性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。

弦高用非凡的胆识和智慧,挽救了郑国。可怜无辜的滑国却做了替罪羊,钱财被抢掠一空,遭受了灭顶之灾。千里偷袭却无功而返的秦军,在回师途中遇到伏击,血染崤地,片甲不留。“世事一场大梦,人生几度秋凉。”命运有时好捉弄人,也许,这就是历史的宿命。

03 烟雨台上叹古今

传说现在的河东,以前有一个突兀的土台,高约6米,名叫烟雨台。每当清晨或者傍晚,土台附近时有烟雾缭绕,静心聆听,又好像有下雨的声音。从这里向滑国故城远远望去,一切尽在烟雨里,朦胧苍茫,奇妙壮观。这就是偃师八景之一的“滑城烟雨”。

偃师八景,是由清代偃师知县艾元复在编纂县志时确定并流传至今的。艾元复(公元1603年—公元1665年),字亨伯,陕西米脂人,清顺治十二年(公元1655年),由举人擢任河南偃师县令。他在偃师干了3年,安抚流民,修学立训,廉洁奉公,治理有方,深得文武官员敬重和当地百姓爱戴。《清朝通志》记载:“擢监察御史,邑人泣送之。越数年,复过洛,士民出境迎,依恋马首,几不得行。”他是清代偃师县第一位被列入《名宦传》的知县,是一位人人称赞的清官、好官。

艾元复一生好学,才思敏捷,文笔流畅。他在偃师任职期间,组织编纂了新的《偃师县志》,历经3个月完稿,于顺治十六年(公元1659年)刊刻。全书共4卷,各代沿革均有注典,层次分明,内容翔实。艾元复还在新修的《偃师县志》中,确定了“偃师八景”并创作了与景观对应的诗歌,一景一诗,赞美了偃师的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。其中,就有“滑城烟雨”。艾元复还写了《滑城烟雨》一诗,云:“费滑城头送落晖,古今最是满林扉。马嘶曲坂疑驼鹿,麦秀丘垆有雉飞。淡抹峰峦匀翠碧,疏笼河草自芳菲。年年烟雨堪图画,亦识兴亡共一机。”

是啊!千古兴亡多少事,终究都要飘散在烟雨之中,而历史,我们永远不会忘记! (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片)



东汉太学:洛阳文化史上的辉煌一页

“太学是何时建立的?东汉太学遗址在哪里?洛阳太学生都学习哪些内容呢?……”17日下午,洛阳市图书馆“穿越千年神都”系列讲座之“东汉洛阳太学的兴衰”进行了线上直播,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博士、教授吴涛,对东汉太学的演变及历史贡献等进行了解读。

“太学这个称谓早在西周就有了,但真正成为国家最高学府是在西汉,后来鼎盛于东汉。”吴涛介绍,西汉时期,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把儒学确立为国学,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,在董仲舒、公孙弘的助推下,于元朔五年(公元前124年)建立太学,并不断发展。

至东汉时期,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几年后,便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修建太学。“戎马未歇,先兴文教,可见刘秀对太学的重视程度。”吴涛说,东汉太学最初建在洛河北岸,后经历史变迁,洛河改道,如今遗址在洛河南岸的佃庄镇太学村附近。

不仅光武帝高度重视太学,之后,汉明帝、汉章帝都曾亲临太学。汉明帝还曾为太学生讲课,当时听众多达万人。东汉太学因而达到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空前的顶峰,规模最大时,太学生人数达到3万。

太学的教师被称为“博士”,所教授的内容就是儒家典籍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,所以又称“五经博士”。博士是朝廷的正式官员,有很高的经学造诣。博士官一般承担着政务官和教育官的双重职责。

太学学生被称为太学生、博士弟子等,主要是来自天下的青年才俊。汉代的太学不但不收取学费,朝廷还会给予太学生一定的优待和赏赐。比如元和二年(公元85年),汉章帝下令:“赐博士弟子见在太学者布,人三匹。”

“东汉太学里的学风也比较自由,为了方便学生学习,汉灵帝还于熹平四年(公元175年)将儒家经典抄刻成石书,立于太学门外。”吴涛表示,据《隋书·经籍

志》记载,当时由蔡邕等人把7部儒家经典刻立于46块石碑上,史称“熹平石经”,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儒家经典刻石。熹平石经曾轰动京师洛阳,“其观视及摹写者,车乘日千余两(辆),填塞街陌”。

至东汉桓帝、灵帝时,士大夫、贵族与宦官发生党争,史称“党锢之祸”。太学也成为清议和反对外戚、宦官专权的中心,受到波及,但太学师生敢于争辩,以道义扶持危局的抗争,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,而家国情怀也构成了太学精神的核心内容。

最后,吴涛总结:“整个东汉近200年间,可以被看成是儒家思想独尊的200年,而这一地位的取得,与太学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太学也成为洛阳文化史上的一段辉煌,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非常深远的影响,可以说,直到近代教育兴起前,后世办学始终没有超越东汉太学所制定的框架。”

洛报融媒记者 张静静 通讯员 张炜 邵国亮



男宠张氏的下场

□周得京

武周神功元年(公元697年)正月,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皆得幸于武则天。初,太平公主荐张昌宗入侍武则天,昌宗复荐易之。

张易之“年少,美姿容,善音律”,张昌宗善合神丹,二人深为武则天所宠爱,张易之累迁为司卫少卿,张昌宗为散骑常侍。他们在武则天面前“常傅朱粉,衣锦绣”,丑态百出,逗武则天欢笑,对外却狐假虎威,结党营私,陷害忠良,欺压百姓,敛财钱,权倾朝野。就连武承嗣、武三思、武懿宗、宗楚客、晋卿之流皆候易之门庭,争执鞭辔,谓易之为五郎,昌宗为六郎。

张易之、张昌宗被武则天纳为男宠后,张氏一族鸡犬升天,其母韦

氏、藏氏被拜为太夫人,并令凤阁侍郎李迥秀为藏氏的私夫,累迁张同休为司礼少卿、张昌期为汴州刺史、张昌仪为尚方少监,等等。

长安四年(公元704年)冬十月,武则天“寝疾,居长生殿,宰相不得见者累月,惟张易之、昌宗侍侧”。他们见武则天疾笃,恐祸及己,引用党援,阴为之备。屡有人用飞书及榜其事于通衢,云“易之兄弟谋反”。武则天皆不问。

神龙元年(公元705年)正月,武则天“疾甚,麟台监张易之、夏官侍郎张昌宗居中用事”。张柬之、崔玄暉、袁恕己、敬暉、桓彦范等率羽林兵五百人入宫中,斩易之、昌宗于麾下,收张昌期、张同休、张昌仪等

皆斩之,与易之、昌宗枭首天津桥南。横行一时,作恶多端的张易之等,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

诗词辉映

天津桥

唐·白居易

天津桥北斗亭西,
到此令人诗思迷。
眉月晚生神女浦,
脸波春傍窈窕堤。
柳丝袅袅风线出,
草绿茸茸雨剪齐。
报道前驱少呼喝,
恐惊黄鸟不成啼。

2022第二届 十一惠民车展

洛阳会展中心
10月1日—2日

**权威媒体主办
品牌全款式新**

**促进洛阳车市发展
年度让利优惠大促**

咨询电话: 0379-63254788